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四

子部

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隋志合而敘之謂之子部凡十四種唐宋二史分十七類明史爲類十二今爲類十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醫家曰術數曰藝術譜錄曰雜家曰類書曰釋家曰道家而雜家又自分子目云

儒志編一卷 宋史藝文志無編字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乾隆壬申童基刊本

宋王開祖撰 明蘇伯衡序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

加於乾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
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
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潛斯
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
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册散落無存問
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永嘉辱
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千首劉屯田
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
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厤之前固有斯
人乎鄉達尊豈歟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
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高羣聖人之
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
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
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
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
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
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
刻以嘉惠來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
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

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寡陋識於篇末而翹翹望焉

洪武庚戌春　新安汪循序

士有起於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於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務復之功措之言語攸字之閑平正精賓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署失次司敘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閒以示子子謂自孟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辭衍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寶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

望號於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
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
濂溪者出建圖著書闡發幽祕郎斯人日用常行之際
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
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覩望倚藉而能不以
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
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爲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
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是見而能
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
壓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後嗣之賢者又不知
珍守其說於家卒致外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
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爲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
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鋟梓以傳而不自知其爲
固陋也弘治乙末 國朝金洪銓序宋王氏景山先生
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樂仕進隱居東山之蓄聚徙講學
卓然爲今邦道學開山祠其著作僅存儒志編一書私
心㮚往㱾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遺紹以斯道爲己
任其致力也以復性爲宗以立誠爲要躬行實踐歸於
心得故能舉天人性命之旨剖析精微如道家常日用

事也先生尚洙泗既遥伊洛未超墜緒茫茫江河日下夫豈樂自尊其說而爲是編耶抑有不得已於言者耶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於錮蔽而莫之救也或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攖其念擾擾於乃痞寐不能休至嚮明物接我心復爲擾攖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抉虛靈之體日就汨溺不至失其本心不止而惛惛者猶據是爲性之所近鳴呼性分中惡有如是之擾擾者爲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郎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有人焉中夜息於幽室之中我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忘信生於此持較之孟子雞鳴平旦之說實相爲表裏文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儒者敦發於不欺其心耳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父斯其自如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是編之闢明道學幽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德充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子之座論者似不能無感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書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見諸藏書之家無有存者郡庠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先郡司訓童君基爲術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於嗜古有足尚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爲之跡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

張振夔題後余讀儒志編既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
聖人之於天道信乎其有命也當宋慶厤閒伊洛未作
吾甌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能心領神會於聖賢
之學奮然以復性爲宗雖所著僅遺一編其中昌明宗
旨似不及伊洛之與行然其論學無過高之言論政無
過迂之談論人無過刻之求固醇乎其醇者也惜乎短
命與復聖同因唱然而思孟子之言以爲智之於賢者
或充實而未光煇聖之於天道或一間而未達兩者皆
有自然之功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
非命哉昔陳待制撰學業傳謂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
以求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
之路闕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自負
如是令童司訓鑰本其未章乃莊周之爲道而此鈇焉
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拔金太守跋亦云是編覓諸
藏書家無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晦蝕
於覆誦之開久矣夫以先生之夙慧具兼人之進取自
弱冠發明經蘊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之年積其仰
高鑽堅之力裕以瞬存息養之功雖周程張朱奚讓焉
乃卒年三十二所著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
諸葛文敏等先後訪諸王氏家藏參以譜牒猶脫晉若

是暨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茫茫難記雖然學者
但因令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爲敎果得其一二言以自
課將終身行之尚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予竊怪夫
世之干求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富
貴遂其欲且享高年至耄耋君子固以爲有命然一旦
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舉其姓氏而先生以弱
肥之貨方壯遂嫺歷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閒
者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不過百年
銷減無存若復性立誠一時繼眼於修短之命而姓理
之所潛字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先生者宜平君子不
謂之命也顧予猶殷殷然歎之者徒以吾顧有先生其
入嵩道學晦豢之時獨能倡爲此編爲周程張朱囑矢
而今躡之儒者罕能聞知而輿起焉此則予所爲低徊
憶歎而不能自已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開祖字景山
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
退居邵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
多迺歿是編乃爲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
汪備知永嘉時始爲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
志先生之稱故題日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
中有王關祉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循

爲釐訂而刻之與其書久湮復出眞僞雖不可考然當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爲名儒而尊重楊雄爲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揚雄開祖獨不涉歧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會而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士者猶爲掇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之夸飾者矣循序進之所著有仁案集今未見傳本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伊川先生語錄一卷 二程遺書本

宋劉安節編 陳淵跋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

程門問答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

宋鮑若雨編 朱子伊洛淵源錄鮑商霖名若雨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溫州經籍志此書明時尚存今則不復有傳本矣然伊川文集載有答鮑若雨書并答問六條而鮑氏所錄伊

川語一卷朱子亦收入二程遺書問答錄雖不可見想所載者亦不過如是耳此鄭漁仲所謂書名亡而實不亡者也

訓蒙規鑑十二卷（萬厤府志乾隆府志鑑作戒）

宋仰忻撰

草堂語錄（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竝以爲元人誤）

宋張煇撰萬厤府志煇嘗摭古人行事斷以己意曰草堂語錄人稱草堂先生

樞言五十篇（水心文集）

宋蔣行簡撰

白羊問答（水心文集）

不知撰人名氏記蔣行簡與郭雍問答之語也

內治詳覽（艮齋浪語集）

宋劉愈撰（薛季宣劉進之行狀今皇帝即阼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興取守方略要有人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者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

荀揚問答（千頃堂書目作葉適荀揚問答外編宋史藝文志補又作外藁並誤今從萬歷府志）

宋葉適撰（溫州經籍志案水心荀揚問答宋藝文志補作外藁充直齋書錄解題載水心別集有外藁六卷其書今存檢其篇第無所謂荀揚問答者疑諸目或因它書敘水心撰述以問答外藁牽連並列遂誤合為一書惟萬歷府志藝文門以荀揚問答著錄蓋得其實今從之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論二子甚詳雖無問答之語然其大旨可見也）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　千頃堂書目　宋史藝文志補　遜學齋藏明正治刊本　溫州府學新刊本

宋陳埴撰

自序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明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末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黯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歷壞木之敘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于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

明吉水鄧推序令天下之文集繁矣而木鐘集則予未之見也以予之末見而又欲刻之無乃益其繁耶顧予少時繙閱五經及孔孟性理諸書凡諸儒之有發明經旨者必具列其姓氏而潛室陳氏與焉予既已知有其人而亦與閬

其言矣但未知其言之具載於木鐘集比者假守溫郡躬祀諸儒乃知先生實郡人而其所遺木鐘集猶有存者郡有斯人而有斯集表而出之郡守事也郡守責也矧斯集之不傳久矣後之學者如予之未見亦多矣刻之於梓使皆得而見之者予心也體予心而刻之者瑞安令高君賓也若賓者可謂知先生知木鐘集者可嘉也至如斯集之命名則自有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畧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　江陰高賓序

太守鄧侯守溫始逾年道洽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先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其人作書院以崇祀之其有遺書逸橐足以發明斯道者必梓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鐘集者其一也先生所著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攙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羣經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侯既訪而得之乃以命賓俾重鋟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道不可廢則書不可以不傳然固有不載乎道者矣不載乎道而不之傳可也載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矧茲集之爲書根據六經羽翼傳註剖析微奧精入秋毫於古聖賢所以立言垂訓之旨發之殆盡蓋真可謂載道之器而天下之所不容無者然由宋而來三百年

於此辛無有能衍其傳以溥之於世豈亦有待於今日乎賓也承之是邪既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吾矦之敎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顯惟遺編中多說闕欲巧善本以考正而補完之有求累月李不可得亦稚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退而此集已無存若而況於四方之異日乎此而不傳則自是而往抑又可知矣然則矦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此賓之所以蹈躍用命不自計其力也時弘治辛酉夏六月

國朝陳思矯序聖賢之垂教也博學總以審問切問近於思在學記日知不足能自反知因能自強惟敎學本有相長之幾故傳道解惑胥於問乎是賴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問有未切則反覆之戒之益學者因以求其閒孰者因問以致其詳詳辨而明無不達焉閉得而理無不精焉則試讀潛室先生木鐘集而得之矣先生爲末名備嘗從朱子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闇善湘建明道書院辟主講席四方就學者數百人所著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等書皆未及斆而是集爲前明東甌守郡公淮訪求遺稿刊於郡齋藏版已無復存同治癸亥歲余來守是邦考獻徵文輒樂得先正遺書而讀之

而所見惟葉氏水心集王氏儒志編梅溪集數種夙知是集已奉採入　四庫全書而先生桑梓之邦竟無一能追仰曩哲珍守遺編學術之不明趨嚮之失準深用感喟因亟思補鐫是書會瑞安孫琴西觀察主講紫陽書院既從丁松生大令索得舊本郵寄示余且謂是集初鋟賴有吉水鄧公今君亦隸豫章能爲余重謀剞劂自明迄今相望遙遙後先輝映亦佳話也余重題之爰與中山院長孫渠田學士互相商搉即屬永嘉王復齋廣文專司校理篇幅字體悉仍舊版閱四月告成余維古今著述惟足以發明斯道者爲可誦可法耳彼博洽者末精審擇專一者未集大成是集本末具舉體用兼跋卷帙無多而內聖外王之學備且復詞少理暢語約事學綱振條析冰解的破譬諸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者是非根據經史研窮理道其能於古聖賢立言垂訓之旨剖析微與如此哉學者得是編而誦討之不旨與先生一堂晤對辨難質疑由是觸類引伸旁參曲證誠如魏鶴山之言曰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痳而醒將鐘不待叩居然聲入心通焉其斯爲可誦可法之道非即爲可傳不可廢之書耶抑余聞之東甌夙號海濱鄒魯宋時理學尤盛

元明以來儒林文苑歷多傳人及茲教澤寖衰師承易失將欲鼓舞而振興之則既以是刻誥景仰前賢之深意郎以是刻示引進後學之規模不又重有望於多士之能講肄服習胥以是書為圭臬之奉哉同治六年十月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雖以集為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尚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益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為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版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書始二典詩始比興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理氣史始漢皆不似尚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官而王制亦禮記第三篇卽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既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宋元學案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少師水

心後從文公學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鍾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温州經籍志）潛室先生爲朱門高弟木鍾集皆與門人問答語大都闡述師說然其學頗淵博如禮樂厤算及漢唐制度莫不該貫文亦雅馴無語錄家鄙俚之語原目凡十有一據卷九論聞法引左傳正義語云已寫在六經總論中則書中篇目悉潛室所手定也

朱子語錄（雍正通志　萬厤府志）作稡次朱子語錄

宋葉味道編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十一凡五卷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温州經籍志）按辛亥爲紹熙五年時朱子方以知漳州罷奉祠居建陽宋史本傳謂味道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策無所避旣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卽其時也

尊本錄（萬厤府志）

元劉清撰

自省錄（千頃堂書目）

明黃淮撰（陳敬宗文簡黃公墓誌銘永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繫十年處囚中推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

養正蒙求（乾隆縣志萬麻府志）

明梅頤撰頤字昌年號甦菴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夔州判（自序）古者八歲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涵養德性於幼稚之時而下學上達之理無不在也及其長也自致知格物以至於修齊治平由家國以及於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學之有素長而施之於是無不可者又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之道舉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

至於成人養之弗端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德行是故愈趨而愈下日薄日媮豈三光五嶽之氣
不全而人心昧昧若是天理亦從而不能昭昭邪非邪
抑耳塗目惑惟利之趨先王之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
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濂洛關閩諸先生者出拯人
心於壞亂之餘闢人文於將墜之日諄諄切切而所以
悌婦乎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
夫家長幼之道槃然復明於世何其幸邪斯道也又不
能淺喻戶曉又有昧於所學而不知所以為教者唯詞
章而技之是攻篆牖未學之是倘朝講暮習者不過如
此道於所謂天理人心之說蔑不知為何事三綱五常
之治又視為常談則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
齊人平以底乎參贊位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頤賴
先之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成每於聖賢道德之格
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蓋嘗竊與有聞焉積之之久
亦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於濂洛以
來諸夫子之遺言竊得以知所趨向而心究焉輒於暇
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七
君子之贊終焉蓋欲使人誦其名耳熟而心慕焉藉寫
成卷率以四言為則兼有韻語庶用便於童習意者欲

其自僮幼時口誦斯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敢竊取其義而名之曰養正蒙求云

嘉言善行錄二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撰

正蒙述解（千頃堂書目續文獻通考）太極圖解一卷（雍正通志千頃堂書目）

西銘解 庸言集（並見萬曆府志）

明朱謐撰

理氣圖說（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正教編一卷（國史經籍志百川書志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百川書志）明武宗朝兩京國子祭酒永嘉王瓚讀五經及禮行十一篋以示天下諸生案廣說郛續百川學海並刻此書

王氏族約（千頃堂書目）

明王澂撰（知府洪垣序）浙之稱大家者惟浦江鄭氏蓋爲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厓王公推予民範之意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理義以禮義閑乎內治以內治施有政以有政措官刑而棐國憲率皆約乎體要以循吾吏治諸人人而不可倦豈非重士以爲民俗倡也夫古者宗法立則風俗淳忠義出而朝廷尊至唐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勳今茲約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

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昔宓不齊謂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張逵李畋輩之學行入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行者哉予茲試焉

檢身集（乾隆府志）

明王勳撰（乾隆府志勳弱冠即有志聖賢精思力踐有聲庠序錄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曰檢身集用自鏡考）

甌東私錄六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遜學齋藏明嘉靖壬子刊本）

明項喬撰（自序人情明於觀人而暗於觀己故於人之不知而作者明類能指其紕漏而正其非至於己有所作則公然不知其非而以示人也義理玄徵又安知人之非我我不猶我之非人乎語曰人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予質魯頗知好學所至胸中暑有悟處必劄記之雖夜必與雖不敢謂不可易而不肯自遺古語無倫次亦無文錄成四帙不敢自以爲是何期就正於有道者而名之曰私錄云其文錄政錄則已達

之知舊行之省郡矣不敢言私也昔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哉生明永嘉項喬敘於廣之南雄公署　拙稿嘉靖戊申梓於漳南上杭名曰甌東稿暑凡四册窗友張滄江純嘗校正之辛亥積梓於東粵紫薇垣凡十册總名曰歐東私錄則從化敎論傳陽明新盦敎論林章與香山敎論張天敘各校之而張天敘規正處亦多三洲李都憲翰林修撰同年羅念菴俱巳爲之序矣壬子至南雄以示推官劉僊僊仕而優於學者請類所自得關係聖學者爲私錄謂文巳達之知舊政巳行之省府匪私矣類爲文錄政錄云予是之遂於篇章斷積增減分而爲三似便觀覽惟私錄四書疑無章次序而敗梓則二三子之責也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吉水羅洪先序洪先與甌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之門閒論學嘿嘿注視無酬語巳而授南部以去故事銓司視南北有轄重規便者多方取援君故與相國連嫻顧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儀真疚痛大作親交無或過者君在分司爲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君每遇縉紳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敦彝之古雲犧閭然如山岳之重林卉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醇然益自信知君不諺而又因君推之以爲利害不能同

者則其人必足以致遠而大受可無疑也然身以憂罪前後臥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己酉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巳而遺以私錄十册俾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問職之勞佚境之順逆咸資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閱所及日有剳記以度幾古人精思而力踐者既未嘗主一家之言以拒衆善亦未嘗成一家之言以勤衆說達意以爲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爲見無所擇也讀之者雖未與楱而亦可以知其爲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悲且疑知君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分徑趨者惡考索之寡要務傳者疑存守之拘方門戶既殊雖論益違君於二者宜有鑒別且以爲有先後邪且以爲並進邪且以爲皆似是而非邪抑其利害不能同與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堅於學邪抑學之所在有不止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爲諷是時亦復嘿嘿注覶無酬語數年以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力踐之愈難故寍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卷寍無多議不可一息而罔生蕃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昔之孤陋未能一言爲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貫美足以繼志書來以是錄爲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以

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於憤世析理間出同異統紀未一則謂之日此賢者所同衆人弗議也君誠知存守所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嘉靖壬子正月　溫州經籍志案甌東私錄十卷本合穫文及論學劄記文移公牘爲一編嘉靖辛亥刻於廣東明年又刻於南雄則推官劉僅別爲編次以論學文字爲私錄六卷餘爲文錄政錄今十卷明刻本瑞安項氏有之後刻六卷本予家有之而文錄政錄則並未見今兩存其目以初刻本隸別集而著劉編本於儒家從其實也甌東之學宗尚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習故此錄持論大指多與陽明符合其謂朱子著述極多而格物求放心尊德性頭腦去處郤覺差異亦不滿於宋儒然其論學劄記兼重問學與姚江末流入於狂禪者迥異若謂陳白沙能妙悟而先之禪陽明謂良知即天理而遺卻良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王龍溪水西沖玄會言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決非陽明之言並砭鍼不遺餘力蓋學有心得非依草附木隨聲附和者也至其論周禮主俞廷椿等冬官不亡之說論大學古本謂未見其是攷證不無稍偏然講學與治經詁字宋元以來涂轍久異固未足爲甌東病矣

項氏家訓 閩東私錄本

明項喬撰 自序家難而天下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必先其難而後可及其易乎家居旣立祠堂脩族譜仍作訓詔族人者以此然訓雖四十七條要皆推廣聖諭六句之意其有不共國有常刑吾族人不念家訓獨不念國法乎念哉毋使我誠之於難也哉雖然家不有本乎身脩而後家齊反身之吉言有物而行有恆者古豈異人任之鳴呼人生不滿百年豈敢虛度天理萬古一日何代無人乎子文煥請壽諸梓人給一編以便傳習庶幾勿替引之作訓序

晋門張氏族約 閩東私錄本樗菴日鈔寫本

明張純撰 溫州經籍志張澹江所著族約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周懋寵樗菴日鈔錄其文二十七條分三目曰辯賢約則定擇族長族之年長長者爲之族獻通知古今行誼可則者爲之族正能執禮法不任私意者爲之及立宗子諸事曰月旦約則議立祠祀始祖以下及以族之賢者配食之禮曰立春約則春祭之禮

節也項氏家訓後坿錄二十六條則皆訓俗法語爲標卷日鈔所未載約中所定禮制大旨宗朱子家禮而參以大明集禮及永嘉鄉俗斟酌參定條理嚴整秋錢所載尤多精語歐東議其後亦謂其援引故事切當人情云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一卷（經義考　四庫全書總目）

明王諍撰（四庫全書總目）其書取楊廉大學衍義節略邱濬大學衍義補合爲一編凡節略十卷補畧二十一卷問亦釋字證義取便檢閱無所闡明

按循編一卷（遜學齋藏鈔本）

明金昭撰（自序）余生迂以拙動多詿悞部覺覺輒疾書揭諸座右以自鏡朔毋再蹈久之愆去什一閒嘗取先正書讀之往往有默契余衷者嘆曰嗟乎是誠古方書矣余疾日其有瘳[illegible]乃類銓次爲檢身之一助謂其中癖窾猶良醫[illegible]施而砭也爰竊此義以命編觀者幸毋以豹管見嗤云

省言（平山藏稿）

明王應辰撰（王叔果海壇王公墓誌銘）公蚤歲肆力詩章晩乃遂志聖學於白沙陽明二先生之學大端歸指日究而心貫焉所著語錄有省言

太極圖說（雍正通志）

明王家春撰

翼正初編九卷（乾隆府志　永嘉王氏家藏鈔本）

明王欽豫撰（自序）略曰愚始解章句目未踰論孟之書已心疑所謂佛者宜不容於辨邪說之孟子及稱誦古文詞見有若傳太史狄梁公韓吏部之抗疏歐陽文忠之論著皆力攻之益躍然而信曰佛之見闢於吾儒若是乎自是有所寓目多心識之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誠深有見焉使為吾儒者果能正色昌言卓然信守其異彼雖黠亦誰能掩之今觀說無生談上乘者盡吾黨聰明人也間有伸正論以排邪

説則莫不訝而詬之曰此不祥之人也嗟嗟習俗已成
何能驟易雖復敝舌腐脣誰爲信之無已莫若求之方
策大抵豪傑之生必頗扶與之正氣各有毅然持正者
或出之朋聽所發攘或見於行事所紀載使後之人從
風詹展對閒見其慷慨晞噓雙畔炯炯豈非方策中誠
有不得掩者哉自傳太史撰高識傳其書不傳近代羅
氏困知記胡氏居業錄於儒佛邪正之分判若觀火愚
也感懷往哲不能自已乃即就笥中所有粗爲鈔集黽
勉數月致忘寢食妄希羽翼之功臣不亦過乎　王起
元序略曰今天下之言可喜可怖可羨可矜者洋洋乎
敬見佛秉中溺而信焉者咸是也有高明者不能不疑
之疑之誠是矣而一二仁恕君子又每持曉世之言爲
彼道護之曰佛善爲宏闢高廣之言以誘人以愚觀之
其所洋洋而言者未必佛之所本有未嘗儒之所本無
夫佛言之而宏闢高廣者以儒言之反親切而不歟則
惟盡之以殃慶二端而已矣自尊理之氏好以理賜則
恥陳徵應懼或眩焉然降祥降秧何代無之雖有戾人
不能不感於其故也翊正者其有憂患乎乎叔父益曰
世方且樂言報應吾亦與之爲報應然而應吾之所應
報吾之所報與彼之云者大逕庭矣繇吾之所錄而觀

之則天之所在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嗟嗟哲人有言
雖君相爲能造命非其因之謂歟又曰一節之至可薄
雲霄而動星象非其果之謂歟故歸本言
行之指夙備前編茲更以証其不誣耳

靜觀齋心書（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修齊粹言　修齊贅言（手稿本）

國朝陳星慶撰星慶字蒓圃諸生好談性理之學輯前言
往行以自警曰修齊粹言其所自著曰修齊贅言與俗
佞佛獨星慶家三世不延緇黃是書蓋不淪於習者

右儒家

平戎書（萬曆府志）

宋鮑極撰

校定風后握奇經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世善堂藏書目錄艮齋浪語集本）

宋薛季宣撰直齋書錄解題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自序）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新都負復觀寬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假陣法未能詳究闕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佌彙瓆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爲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爲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爲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闇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

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僞嘗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爲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爲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爲愼歎舊文與密尚多錯綜徵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爲八陣既爲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說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爲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爲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

溫州經籍志艮齋所校握奇經今無單行本惟浪語集第三十卷尚載其全帙明人漢魏叢書所刊者係從高似孫子略第一卷鈔出每句下所注異同與艮齋校語一一符合攷似孫宋慶元閩人嘗獻詩侯韓侂胄爲陳振孫所識其人在艮齋後

蓋卽竊艮齋本爲己校而諱其所自故子略此經序竟不及艮齋本也艮齋校語精詳高本亦多所刪削世之欲見握奇善本者當於湏語集求之耳

將鑑論斷十卷宋史藝文志續文獻通考並作歷代將鑑博議百川書志作將鑑博議論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

宋戴溪撰四庫全書總目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爲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爲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爲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爲南渡以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詆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强以亡吳蓋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讐爲春秋一大夫稱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弇一條竇憲一條尤

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尙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爲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版不同考永樂大典巳引爲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幷觀瑣言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迹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

復仇對 續文獻通考

宋戴溪撰

右兵家

無冤錄 王氏謹

元王與撰與字與之號正菴儒志先生七世孫

自序

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無冤蓋獄重事也治獄固難斷獄尤難然獄之關於人命者惟檢屍爲至難毫釐之差生死攸繫苟定驗不明雖善於治獄斷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昔宋惠父念獄情之失由定驗之貽誤曾編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至於洗至於平是猶鑒龍門以決澎湃固不若長江大河滔滔汨汨安流晝夜之無聲也欽惟皇朝慎於庶獄敬明乃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專美於漢予濫叨案牘之寄歷試檢覆之難因觀洗冤平冤二錄互有損益遂以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爲持循之本參考異同公門編類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謹之於始民自不冤借目曰無冤錄若夫道以德齊以禮必有承流宣化仰副聖天子無刑之期者是編亦奚以爲至大改元歲在戊申長至日自跋於儒志山舍

欽恤集 王氏譜

元王與撰

趙許岳序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德化萬物齊之以刑聖人天也故五刑之用必曰天討而四方司正其獄亦以爲天牧之事天齊其民敬逆天命以奉一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呂刑一篇無一言不歸之天者民天民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惟敬忌而已武王之命康叔穆王之訓呂侯壹是以敬忌爲本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嗚呼刑一成而不可變也不敬不忌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彼蒼者天謂之何哉然則主刑民之司命也而任擇非人可乎古昔盛時畫象而民不犯奈之何人心世變之日趨日下也後世於是作刑書刑統律令口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矣然法立而奸生分行而詐起禁網密而生意促法如牛毛而犯法如蝟毛者何哉非良折獄惟佞折獄不因法以原情乃任情而弄法其害不可勝言矣烏識所謂欽哉惟恤哀矜勿喜之旨哉予來東嘉寓於泮水之東隣有王與之者燿然一儒也義方之教綜誦不絕聲遺子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暇日出示一編名曰欽恤

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得情刑慎過制又曰善用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咸印吾心顧予一生讀書不讀律令老矣濫任簡孚之責夜香對丹筆踦躇懷乎天地之臨其上鬼神之在左右朝夕相與琢磨欲穷其過咸庶中正而末能也今往何監於刑書乎胥占察辭於差必哲人而有慶此又人存政舉之說不於其書於其人非與之不足言也延祐改元歲在甲寅暮春書於郡治

刑名通義　王氏譜

元王與撰

李仲謀序書曰宥過無大刑過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富哉言乎眞于萬世明刑者之龜鑑也唐虞畫象鄭鑄刑書其事雖殊其所以欲民之不犯則一而已近世崇尚儒術其習談孔孟者往往羞稱申韓若能知爲治者之本矣然而刑不能以不用其議法律輒取具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爲吏治者必以通制爲宗然於義之所取文之所措又或有所不知焉永嘉王君與之生宋之季世而肄業於儒元與始由儒而入吏深病世之爲吏治者惟務劌深而疎於法理遂取古今法律

之文微詞經傳而研究其義犁然有得於其心公鄉大夫事有疑難輒從君辨解其有補於吏治周自不少復慮不能備以語人也遂集通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名之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欽其意若曰刑者所以正其罪也議刑之際一有不當則死者不可復生重者不可復減豈不有傷於為治之體乎吾書之作將以救為吏者之失耳若子產救世之論則何敢竊取其義焉余一日得君所為稿而觀之見其章分句釋援古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而黿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恤之心藹然見於言外亦可謂有補於孔孟之教者始不可以申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承直郎樂清縣尹澤及其子而子孫且賢行年八十有三而採守不衰行不扶杖於此已可見其為忠厚之報矣故重為之起敬而序之至正三年癸未書於永嘉之郡學

右法家

易簡方一卷（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

宋王碩撰碩字德膚直齋書錄解題增損方三十首㕮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爲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世

四時治要方一卷 讀書附志文淵閣書目直齋書錄解題

宋屠鵬撰鵬字時舉其書專爲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焉戴文端公溪爲之跋

脾胃後論 千頃堂書目

明項昕撰 戴良序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爲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爲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爲之主蓋脾胃君乎人之中而土配之之自餘四藏則分屬於上下而爲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

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陰陽精義二十篇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並作二十卷誤

宋朱伯起撰

葉適序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指井原非燎塘鱗而嘗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瞳目夏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咬肉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由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佞俛然欲以 此書自名誠知之審與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宋元學案朱先生伯起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

風水辨一卷 千頃堂書目 甌東私錄本

明項喬撰 溫州經籍志 風水辨一篇見初刻甌東私錄第三冊卷篇目下自注初予葬母婁氏於慈湖北村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冢子冢婦冢婦之冢過於驚恐故作此辨後坿論風水語錄三條陰陽論一篇其於書力闢堪輿之說援經據古及覆辨證足以鍼砭流俗故同時講學諸儒如唐順之羅洪先歐陽德黃佐等並深取之據千頃堂書目當時蓋有單刻本今未見之傳帙惟坿編私錄者猶存於世云

地理折中二卷 沈德潛歸愚文鈔

國朝楊孚吉撰 沈德潛敘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安先人之靈魄非爲生者求福澤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其地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卜人而後世陰陽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踰月中安得過善地並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徒而孔子萬世王祀達而彌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之而子貢之徒未嘗拘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璞始有葬經璞旣著書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璞之亂禍不旋踵卽其效可覩矣後世葬師又竄易其書以僞亂眞紛紛著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禍福動人而實以營已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其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承嘉楊子孚吉著地理折中一書有大義本郭氏葬經而指其竄易之謬又折衷於司馬温公朱子劉誠意伯諸儒論說凡上下二卷其中水脈度地氣正基兆循禮法一歸儒者之言俾爲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習俗之鍼砭也是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都邑欲葬其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榮利以暴露其先人者

乾坤至寶手稾本

國朝張道川撰道川字壽巖精堪輿術

天文要訣　地理精蘊知府高際盛贈序

國朝鄭廷杰撰廷杰進士汝楫兄

右術數

適情錄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

明林應龍撰（四庫全書總目）應龍字翔之嘗充禮部儒士是書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載日本僧虛中所傳奕譜三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下爲外篇補遺圖說則應龍所蒐輯也

棊史二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

明林應龍撰

奕書則易（乾隆府志）

明陳謙壽撰

海族譜乾隆府志

明姜準撰

花史十卷通學齋藏手稾本

明吳彥匡撰彥匡字子範萬厤辛卯舉人知龍南縣

花史小引余夙有林園之興每遇脩竹喬松草天花藥慨油然有會於心蚤登賢書時少年不解事芥視一第而才藭數奇公車久困勉就一命庶幾爲三徑之資復以賦性骯髒不慣逢時遂至罷斥垂橐而歸幸先人所遺柴廬足敝風雨稍餘隙地可蒔花竹且旣土宜樹植凡蘭菊棠桂之類皆不難致花時哦咏其下以此窮年勉畢向平之債雖至屢空而引分自安不甚戚戚也在耆中有遺花編一册像海虞蔣養菴所輯頗當余心稍嫌太畧因廣而備之得百十餘種定爲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復授遺事及名人詩歌彙爲一編僭名花史以花有高下有開謝有盛衰猶之國有治亂事有巨細局有成敗人有賢不肖一花自爲一類猶之列傳之體

也書成分爲十卷每欲就梓而力不能姑什襲藏之篋中以倣昔人藏名山之意每晴窗雨几命酌小飲輒取一冊諷覽而哦其篇章如對芳姿晤艷質亦自陶然又何必百畝之園崇臺廣榭雕闌畫檻日夕醼讌其中而後爲百花主人也盍按五岳之圖者可以臥遊名山讀九域之志者不必過歷禹服余輯花史意亦如此崇禎己卯長至日葵麦道人吳彥匡題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盖本常熟蔣養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爲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標目附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以意爲之所品第不必皆確也

貓苑（永嘉黃氏刊本）

國朝黃漢撰

右藝術譜錄

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

遜學齋藏明秦四麟鈔本祥符周氏藏明葉道穀鈔本

宋葉適撰

門人山陰孫之宏序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末有論述自金陵歸閒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成序目五十卷子宗既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安江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緜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闕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採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彖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末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

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
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
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明無
異親造孔室之閎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日稽合
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
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僂之禍中世廢府
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末遑悛定剟以舊虞
垂亡邊方數警筆墨將絕遂爲後總特祕而未傳嗚呼
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然賈詛殄封之策至武帝卒能
寬同姓之憂鳥重嗣欲殺鄗鎮之權我宋賓用以弭五
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
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
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　新安汪綱序余
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
春秋三經歷代史記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蕝集
時政之得失所闕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語孟五經
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題徵著文理之盛衰
所闕於世敘者尤切今孫偉夫搆至一本乃用諸經史
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爲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論余
錄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與余

所得於德旻者同余嘗反覆紬繹其故此殆彼合要皆
不爲無意讀者幸有考焉德旻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
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
未良月望日　明葉道藏序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
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
其時世之汙隆相會卽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
水心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爲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於
宋人中頗爲不入頹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摭貴
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爲異是而古
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爲好異特欲推
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
能以我爲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　直齋書錄解題
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爲新奇無
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也自
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兔者而
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爲眞與孔子同
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爲僞也且既日其書甚古
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
史諸志李邯鄲諸家書目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
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爲而反謂孟荀以來無

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

四庫全書總目

其書輯錄經史百代各為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為新奇不肩撫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岫精工而義理末得為純明正大劉克莊為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為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譽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為政仲尼不為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駮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發於治亂遍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宋元學案

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析衷諸子凡所論遠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恭直目水心為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誅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類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類以著易象夫

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

（溫州經籍志）案孫之宏敘謂自金陵歸朋研玩藝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則此五十卷者水心絕筆之書也水心論學在宋時自爲一家不惟與洛閩異趨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與講習者亦不爲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於繫辭禮記檀弓孔子閒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遷班固論文則不精於韓愈曾鞏其誠苛前人信不免太過然其論太極先後天及尚書論語大學無錯簡則在講學家爲不賭於衆咻者至於諸史自戰國策史記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七書靡不該覽綜貫抉其義蘊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末可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

東谷所見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

補遺　左圭百川學海本　曹溶學海類編本

東谷隨筆

宋李之彥撰 四庫全書總目書中敘導一條稱游湖海五十年敘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敘尋常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塾師也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怨以怒末載太行山戲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八辨蓋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題咸湝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諸子辨論 雍正通志

宋戴栩撰

存愚錄一卷 千頃堂書目作存愚集謨今從四庫全書總目翰林院儲明刊本遜學齋藏影明鈔本

明張純撰 王應辰序存愚者滄江張子之目錄也張子之學嘗博矣而反約焉是故仰觀俯察閱究旁通有所遠覽深識劄以記之積之既久遂盈緗帙鏡省繩法將於斯乎在爾既東項先生一見是書亟稱之曰是為不落言筌超然獨詣可傳也於是其二子遂刻諸家塾以傳嗟乎學而求諸其心而已博者博此者也約者約此者也聖賢之學求諸於一而無遺俗儒之學求諸乎萬而不足此學之所以日離也今世稱學者靡

不淹貫究其旨趣勦說雷同能自得者或寡矣夫是之謂書肆過張子之見則誠異是不汨精神以求諸聖外合聞見而通諸心故其書之所言雖天文地理人事物情莫不各蹊至理擬議詮釋一不詭於聖人憶豈易得哉由斯博約可以會夫一矣而書曰存愚尤見其歡然而不自足充斯志也雖聖賢同歸可也嘉靖丙午冬曰

王叔果思夫學非徒博也必也貫乎道言非徒飾也必也濟乎義任口耳之未而離辭縮語以爲工其學也吾以爲書肆其言也吾以爲說鈴是向奚取焉摧江先生溥物洽聞究心大業暇日讀書有會於心隨札記之積而成帙閱出以示果曰斯一得之愚存之以備放熙果受讀而歟曰美哉辨而確易而藏博而知服道之脩而義之藏也是故發明聖真闡示彝則教學宜矣綜述微言聚稽往蹟鑒戒著矣揚推政體疏觀造化術仰備矣以至詩詞有評典禮有考多識於品彙俗尚之徵道器貨矣脫牿見閱洞昭靈識何其學之貞而言之雋也昔東發黃先生汎覽載籍厥有日抄西山真文忠公讀書有記要皆紀其所自得者若劉賓客之嘉話與宜齋之對乘龍光子之葆光錄其言嵬塡而鮮經好事者猶兢傳之以助抵掌然則是編之作掩迹三子矣其與曰

抄讀書記並傳復奚喙耶果從弟叔本先生之館甥也請付梓人是用序之以弁諸首簡嘉靖丙午孟冬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前半論性學史評兼及詩品後以雜說綴焉

右襍家一　襍學

經史補遺（千堂書書目宋史藝文志補）

宋蔣淼撰

囈語　記聞　並見東嘉先哲錄

宋鄭伯熊撰（先哲錄）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囈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

松窗百說一卷（阮元揅經室外集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李季可撰（王十朋序）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爲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

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與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說僞不疑詭詞以抗衆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疏黄釋賓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爲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大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皆於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於牧一等矣惜乎世孝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月　葉謙序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璐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觀古人爲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及觀其秘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談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辨其論詳使其更閱賢智則必慶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　畱居廣跋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所不能施設耻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爲文據正闢邪爲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識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俊劣迨兵家衆藝莫不繼徵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孫數息贊之而不愧云

尹大任跋鄉里士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
鉅人之餘風大槩巳與天下異杸竊乃復傑出其諱簡
而盡曲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
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
意云紹興戊寅　國朝鮑廷博跋右松窗百說一卷南
未紹興間永嘉李季可撰極爲王公梅溪所賞以唐杜
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
稀世教爲之梓行蓋亦一時閣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
之志乘旣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楷
數十餘番沈蘊於蠱篇敗篋中積六百餘年之久卒能
不統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
之士所能爲之力哉然續其墜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
固當任其責也顧以傳鈔旣久竊誤相承風葉滿庭掃
除有待此在覽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曉末經　四
庫全書採錄俾藏之　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
之慨爾嘉慶癸亥　揅經室外集松窗百說一卷摭拾
古今賓事而各爲論說凡百條王十朋極稱賞之謂其
有益風教比於唐之杜牧紹與年閒尹大任爲之付梓
攷之志乘及各藏書家均末著錄書中直書所見以采
摭經史爲文據正排異爲意同時如葉謙曾幾猶居廣

諸人均有題跋此從舊鈔影寫溫州經籍志此書每
條皆有標目略涉考證亦偶載瑣事餘則皆評論古人
辨析事理議論尚爲醇正季可事迹無攷王十朋序梅
溪前後集亦不載據卷末尹大任跋季可豈中原故家
避亂南遷者乎然知不足齋本卷端
題永嘉李季可撰則又似非流寓者

鑑誣錄（萬歷府志）

明劉翼撰字容直號古愚

鑑鑒編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樗散齋筆記（千頃堂書目）

明王湖撰

亦與堂漫錄（雍正通志）

明項文煥撰喬長子也

游初子筆記三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東越筆記（樗菴日鈔寫本）

明張鳴鸞撰（温州經籍志鳴鸞純之子也此書見周氏樗菴日鈔者凡五十三條不知是全帙否其書喜論心性然多涉禪宗如云一悟之後萬緣皆空一空之時萬事皆實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皆虛寂之譚不若滄江存愚錄之醇篤也又案東越筆記通志及縣志經籍門皆未著錄惟府志載東越手柬注一作筆記今以周鈔筆記覈之則張書自名筆記手柬蓋別為一書今分別著錄而附訂之）

獻晉錄（雍正通志）

明王光經撰（温州經籍志王景濟獻晉錄書久不傳其書大旨及獻晉文義均不可攷惟府志循

吏傳稱景濟嘗以刑部郎郵刑山西谿疑辟二百三人
疑獄當爲讞錄中所紀郎郵刑山西時事也然各目皆
作獻晉今亦
未敢肊改

岐海瑣譚集十六卷（永嘉張氏藏手稾本）（遜學齋藏鈔本）

明姜準撰（溫州經籍志）此書前後無敘跋專紀溫州一
郡宋元明三朝文獻其曰岐海者取山海經
海內南經甌居海中郭璞注語也所錄佚文舊事凡五
百餘條採摭頗爲繁富其所引宋元古籍若永嘉諸之
類多今未見之書至於有明一代見聞旣近捋述尤詳
惟喜譚神怪閒涉猥俗文筆冗拙亦其一疵其采自它
書者於出處或注或否體例亦爲未純然當文獻散缺
之餘得此一編以補亡校異就一郡而言亦可謂考證
之淵極矣

咫聞錄四卷（雍正通志）　續咫聞錄（黃漢甌乘補）

明邵建章撰建章字少文號青門永嘉諸生甌乘補所

引凡二條皆監國時兵事

玉華子（楞菴日鈔寫本）

明何堅撰堅字子固魯府審理（溫州經籍志）玉華子二十三條見周懋寵所輯楞菴日鈔寥寥兩葉疑非全帙其書襍論陰陽五行之理未臻精眇

松窗半豹　青牛心印（愼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應時事蹟無考愼江文徵載一解集自敘云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疑亦揚明季心學之波者）

清華閣筆談（雍正通志）

明項繼科撰

竹懶新著（施閏章矩齋襍記）

國朝周天錫撰（矩齋雜記傳奇判敘記跋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梅溪先生好友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從慂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汙之周天錫嘗辯其誣見竹懶新著）

樗菴私紀　樗菴棄紀（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雙槐軒暇筆（賜乘補遺）

國朝鄭汝楫撰汝楫嘉慶丙戌進士平原知縣

漱芳齋卮言四卷（自刊本）

國朝金璋撰璋字左峩涿州知州際會子其書雜論史事詩文參以瑣記初止二卷後廣為四卷云（武林胡珵琨圃序曰昔劉知幾纂史通劉勰撰文心雕龍二書為千古論史譚藝之祖後人踵之遂分史評詩文話兩門分隸史部集部）

始於宋盛於明國朝諸老亦各有著述漁洋山人撰池北偶譚壘譚譚獻譚藝其目凡八自史事詩文外更參以瑣記其例蓋昉諸宋人說部非漁洋所創也東甌金左峩先生深於詩學所著翠微山房稿醇而能肆矩矱不失大家使世有漁洋其人者吾知其參盤敦於鼇尾山前當無愧色又熟於史傳能貫弗二十四家言自抒偉論是編上卷爲史評下卷爲詩話其間瑣記逸事參以十之三四自題曰卮言示謙耳竊作者之意殆在事王氏之後塵駸駸以臻夫劉氏之閫奧歟時道光己酉中秋前五日

右襍家二（襍考　襍說）

清適編

明項文蔚撰喬次子也

清遏編（汲古堂續集選）

明戴子魯撰（何白房吾友戴子魯世居夏仙山中舊爲仙人夏元鼎修眞處也子魯選勝爲園因

山高下䕏置臺榭古木入雲清池貯月脩然霞外之致少與子封仲氏讀書園中博極羣籍間遇清言韻詩之輒手札記久之成帙題曰清適編余嘗謂人必有出世之標超然獨立於物表然後可以語經世學世火宅欲談幟然而我靈府泊然不爲彼啖所著沛然應之則何事不了下此則溺於紛華汩汩忘返譬彼長夏行烈日中渴吻生塵脇息欸絶脫若拔襟長林之下蔭茂樹濯寒泉邀冷風盥有不洒然爽然者乎然則吾人泉石烟霞之趣何可一日不談也今子魯謂選北行當携此帙俱往長安輪蹄喧擾之會也東華輭紅塵堀堁漲天又無拳石勺水以沃內熱當其熱時子魯不妨人投一漏不待窺濠濮而林木之趣宛在几案大足消其澳泂塵垒之氣則子骨照人之寶當不啻西園青泥珠矣

玉石新編 慎江文類〔疏乘補〕

明包厥初撰厥初字幼白

閒古奇編〔花萼樓集 手稾本〕

國朝周天錫撰（溫州經籍志）周楞菴問古奇編手稾一冊前後殘缺不知全書若干冊也皆攝錄唐

宋以來評品金石書畫之語閒附舊聞無所攷證

問古私編　問古新編　問古支編　問古別編　問古

餘編　問古逸編　（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楞菴日鈔一冊（適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溫州經籍志）楞菴日鈔手稾一冊皆集錄鄉先哲遺著首有缺葉原本不知若干種

今所存者王祚昌大衍圖附卦變馬一騰心識源流圖

說何堅玉華子張鳴鸞東越筆記王祚昌圜史釋玄覺

證道歌釋時蔚參禪警語清涼唐無著禪師傳馬一騰

阿彌陀經襍砅無名氏永嘉合谿戴氏祭規菰田戴氏

宗譜凡例張純張氏族約凡十二種多罕覯之

帙推於各書原文閒有刪節首尾不全具耳

永嘉叢書（花蕚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牛毛集　蠶尾集（林大椿陳春堤傳）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拔貢博採羣書儁語爲此集

右雜家三（襍纂襍編）

晉史屬辭三卷（直齋書錄解題）

宋戴迅撰迅字簡之一字幾仲與兄述俱以文學稱（直齋書錄解題）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溫州經籍志）戴文子浣川集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臨江教授與公曾祖中散大夫迅爲伯仲訂經諏史文辭大振中散蓋簡之所積之階然其歷官終無可攷明文淵閣書目載戴遜晉史屬辭一部一冊闕則此書明時尚存迅作

遜形聲相近而誤

經史事統（止齋文集）

宋潘朝卿撰（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公學不但爲舉子業會撮古今爲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子雷煥乾道壬辰進士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

事物提綱（萬厤府志）

明劉南金撰

右類書

禪宗永嘉集一卷（崇文總目鄭樵通志新唐書宋史藝文志釋傳燈注本釋鎮澄注本）

唐釋玄覺撰慶州刺史魏靜編次（魏靜敘閒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覺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賾懸梵景於昏

衞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掩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宏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華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爲法愍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花懺潔神微言表理契寰中曲已推人方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謝已來幽明遠隔永慨玄睽積翳忽喪金錍欲遊洪濤遄沉智檝遺文倘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經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依德音無聞逝增懷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爲一卷序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界紀斯文多有診訣用佚明哲非者正之

溫州經籍志永嘉集一卷在釋藏後字函丙卷首題唐慎水沙門玄覺著書凡十篇第九篇前增婺州浦陽縣佐翁山郎靜師書啓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署載作十卷此書一篇不過千名不能析爲十卷歐鄭兩書

宿係傳寫之譌通志以永嘉集與一宿覺師禪宗集並收葢譌分爲二書

永嘉和尚證道歌一卷（通志釋藏本）

唐釋玄覺撰（靈運注葉適宿覺菴記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援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葢人傑也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證道歌一卷釋彥琪注乃推闡禪理爲曹溪宗　温州經籍志案無相太師證道歌藏本無注宋藝文志有僧原白注證道歌一卷今未見傳本）

永嘉和尚語錄一卷（世善堂藏書目錄）

唐釋玄覺撰

一宿覺傳一卷（崇文總目　通志　宋史藝文志）

唐釋玄覺撰（楊億無相大師行狀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丱歲出家徧探三藏

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具禪觀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推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回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於世〔溫州經籍志一宿覺傳崇文總目鄭氏通志並不著撰人宋藝文志題釋玄覺撰今未見傳本其書似記無相平生事蹟者或出傳法沙門所述不必果出無相手也

止觀義例　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　並見雍正通志

吳越釋義寂撰

扶宗集五卷雍正通志

宋釋繼忠撰

輔贊記三卷　義例隨釋六卷並見乾隆府志

宋釋處元撰二書俱發明荊溪宗旨

宗記百篇水心文集文獻通考萬曆府志宗作宋誤

宋鮑埜撰埜字份甫號鼇川迪功郎歷盜德興化尉父

瀟字清卿喜禪學而埜繼之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

横竪案上高下點勘曰某話墮某未圓所造詣人莫測

也見水心集葉適叙佛學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衍數千萬言永嘉鮑埜删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其浩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

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探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泚眯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歎余嘗問佛之埜儒之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眠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所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釋省初五門禪一卷 辨正 通志

元釋省初撰

夢菴語錄（磻古續集）

明釋慧照撰（舊志照作昭誤）

圓覺懺法　心經義語（並見乾隆府志）

明釋受紹撰

心識源流圖說（傳菴日鈔寫本）

明馬一騰撰

〔自敘〕蓋有一物而總聖凡之關貫世出世閒之路者識是也識者何心是也或因如來訶斥識心爲生死本旨寂滅性爲涅槃門遂依傍語言實以爲識外有性性外有識欲拵識海以見性源此其意雖主於剿絕而顛預斷滅之病實陰受之而不自知痴人無識心則頑冥痴暗比於木石何能冥通圓應超六凡而跡四聖乎不知祇此一點靈明就其爲萬法之體則曰性爲一身之主則曰心能分別一切則曰識

因有分別而緊焉則曰念馳焉則曰想羈焉則曰情圖
度焉則曰意分別實无分別而假之以爲用則曰智猶
之數尺之吊舒之則爲中維之則爲結若因識心之變
遂欲祇絕之不能出其體而得其用何異於見帛之結
而別求中之用也此依傍之過也永嘉云分別亦非意
一語道破識性性識之機學人能就識心窮其源委則
於作聖作凡以主聖中之聖凡中之凡俱如幻師於種
徑幻事若作若止若諸變異目中止一所作之物耳不
然名實末觸厥向自或昧四聖之真脚跟駭六凡之假
面山何能出入生死以自利利人乎余入室弟子若而
人俱於蕩圖上打讀陰魔區守余獨慮其細惑末際能
了性而不能了識能作聖而不能作凡失吾永嘉分別
非意宗片故重作圖說以諦訣之若生死闕頭悟之圖
表則如眈源祕而傳之如仰山笑而焚之亦可慎勿輕
示非人自取抜圓之諸云天敞壬戌春三月　何白焉
居士莖銘師諱一騰字僧摩自號恰恰道人慧業文心
俱稱第一早受戒於天合無盡法師辨材絕世隨機說
法前後所著心識源流圖說從上諸老未嘗拈出門人
朴可任召入執林乃以今上保畢功令請師勉出及入
都門都門人士以及海內諸名儁往者日益衆觀面酬

機善巧接物若欲衛尊無不隨量滿足需次久之偶示微疾遂上疏乞求還山卒於崇禎丁丑居世五十有入

温州經籍志馬僧摩心識源流圖說見周氏樗菴日鈔凡爲圖十日識之源識之情識之相識之轉識之結識之變識之尼識之返識之能識之盡圖後各增以說其圖說異不可究詰說則皆禪宗虛寂之譚僧摩事蹟府縣志無攷明釋傳燈永嘉集注敘馬僧摩居士永嘉之繼起者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之旨故不違致書索余注出其用意亦可謂之勤矣蓋僧摩深耽禪悅歎此書純闡佛理也

釋乘（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金剛經淺解

國朝陳遇春撰

右釋家

歸正議九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

宋林靈素撰駁佛書中非道家者

濟度金書目錄一卷(道藏本)

宋林靈素撰(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濟度金書目錄一卷林靈素編(溫州經籍志)案道藏目錄此書後載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皆符籙科儀之類此其目也趙與旹賓退錄引耿延禧所作林靈素傳云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濟度金書卽所修諸家醮儀也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全書四十卷(天一閣書目)

宋林靈素撰周思得重脩此書道藏未收疑卽濟渡金書之節本也

老子解一卷(萬歷府志)

宋謝守灝撰

混元聖紀九卷（止齋文集作老子實錄水心文集作混元皇帝實錄攷媿集作混元實錄峴泉集作太上混元實錄今從道藏目錄詳注府縣志並作十二卷今從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陳傅良老子實錄序）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爲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吁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者儒者筮仕之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不相爲無窮則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子之子孫韓所遠闕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僞者亦弗甚稱道至積芊恬矢鏑欲以夸大

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書學不
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
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
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爲
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樓鑰
跋謝觀妙混元寶錄云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
別去本寢疏道藏子書雜取百家士之有闔於世者多
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於皇甫清虛盎知尊老子者
博極書傳薈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
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閱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
夫放光見端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
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
奇粹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
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
言安知其非實也　葉適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者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
甚欲自使其徒尊之誦之可疑懷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
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款服老子
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

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雖名自周以求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天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御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紀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張宇初太上混元實錄序道之立教先天地爲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其始於太上世惟傳黃帝時號廣成子帝嘗往問道崆峒山後乃鑄鼎成丹而上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他書皆曰生於殷爲周桂下史後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太史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謚曰聃孔子至周嘗問禮焉周衰去而之泰過函谷關關令尹喜按候氣而迎之强爲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謂周時李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又謂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氏爲理氏其後李徵妻挐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謂李禀飛得道妻尹氏生老子諱弘元字曜靈或曰伯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三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相傳歷代應化神發動百千切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大神之無方可先後可有無其祀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

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
欲觀其妙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以不爭不盜而
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拯化以還乎素朴而
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爲有
言之道又焉知乎曲所以全柱所以直寔所以盈弊所
以新也黃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朴不知孰爲道孰爲
仁義則復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與以清靜濟
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盍以一時
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
故著書辭稱徵妙難識艮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
而用之見之其緒餘者祕之爲天經洞錄發之爲靈書
隱訣修之於身可以登真驪景施之於人可以濟世利
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拘夫鴻生碩士之說
一以莊列若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雜之申韓
刑名之流直有不可者也别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
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豈得一出於私所尊大以
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之久若是哉今皇上以天援仁聖
自有寰宇首著道德上下篇是貧以清靜之治矣吾道
之幸孰有加焉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吾山曹君希鳴
實職爲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寵光度越前代是豈非

有以贊清靜無爲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壽梓以廣其傳聞屬敘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神化玄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謹爲之序

（道藏目錄詳注）混元聖紀卷一之九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論太上老君乃道之宗祖三才之根本隨方設教歷刼爲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如是垂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日月其可無紀述乎高士謝君備考仙鑑總仙傳猶龍傳列仙諸傳編成八百二十章名曰混元聖紀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永嘉謝守灝編集譜考太上在天皇時降世號通玄天師起以至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宋歷代爲帝王師顯迹年譜要略紀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金書內序與要略二篇同卷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謝守灝編言太上老君乃應號治世爲上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虞舜閒爲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嘗命宛委山之神玄夷使者受禹玉書編得治水之迹登位統天之道述紀斯篇也）

陰符經講義四卷（千頃堂書目作陰符經注三卷今從道藏目錄詳注四庫全書總目）

宋夏元鼎撰（道藏目錄詳注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之四共三卷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撰言陰陽四庫全書總目是編以丹法釋陰符之旨卷末附內外三陽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敎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以說案漢志道家神仙家截然兩派陰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筌注不言爐火則爲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後人注筌之書乃不用筌之自注鄧書燕說殆類鑿空然參同契不言易陳摶引以言易遂自爲一家陰符經不言丹此書引以言丹亦遂自

爲一家遞相傳授而不能廢故今於陰符一書錄六家之注以存其初義復錄此書以備其旁支所謂從同同也其餘衍此兩派者則不更錄焉二氏之書姑存崖略而已不必一一窮其說也是書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稱元鼎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陰符未盡解後遇至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後取陰符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云云蓋方術家務神其說往往如是也又有寶慶丙戌留元剛雲峯入藥鏡箋序一篇及元鼎自記自序二篇寶慶丁亥王九萬後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談稱元鼎注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山爲之序與諸序所言悉合今未見其入藥鏡悟真篇二注而此本已無德秀序殆傳寫佚之然德秀西山文集亦不載其文則莫喻何故矣案俞氏所稱真西山序蓋指悟真篇講義跋也西山文集有其文此誤

悟真篇講義七卷（萬厤府志）今從（道藏目錄）詩注（千頃堂書目）

宋夏元鼎撰

（真德秀跋）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

澹然無慾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閉君之爲人材智磊落益嘗入山東幕府奉檄走燕齊閒功名之志銳甚年末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族脩錬而得其說耶花荒怨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眞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晉者勉爲明時值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栝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濟樓賜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崔公入藥鏡解〔千頃堂書目〕〔萬厤府志〕

宋夏元鼎撰

劉克莊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江云眞詐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秦之祖龍及漢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嫉變兒女子所能辨哉余以眞語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

置涉宦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注三書皆通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三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誰爲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問語楚畔寇又欲盡僇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金丹直指一卷〔道藏本　天一閣書目〕

宋周無所撰〔無所事蹟舊府縣志無考　道藏目錄詳注太平部夫字號金丹直指一卷永嘉周無所注十六頌皆垂玄竅語　天一閣書目〕無所序云余著金丹十六頌直言性命之與故以直指言余自幼學時與世異好蔡道既切訪師益廣湝祈王眞年遇赤城林君自然以丹法授余又拉余往拜其師李真人片言之間盡得金火返還之要余迺遍走叢林請益諸老繼閒宗陽碧虛方先生得紫陽張真人之傳己酉仲春

揆直指訪之足始跨門心已相照益自信直指所言不妄

陰符經注　道德經注［雍正通志］大秘山房集作道德經合易解

明王嘉春撰［李維楨題王逸士像冊］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誠動心不減照心姘空心不凝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鬢髮雙瞳炯然望而知其爲神仙中人余嘗讀其易粹編道德經合易解與之上下論議悉其生平貞白淮南鴻寶之訣太乙遁甲之書九章厤象之術太口素問之方靡不精詣

參同契注　悟真篇注　維毅正論［並見雍正通志］

明王嘉春撰［乾隆府志］王涵虛潛心老易遍游五嶽禁足武當注道德經李本寧爲之序尋復著太極圖說易粹篇注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維毅正論道德經注板散逸永嘉令韓則愈補而梓之

右道家